



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鄒德泳亦各有疏帝益怒言册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眾殊可痛惡丙戌命錦衣衛於闕下杖之百除名永不敘用獻可羽正宏緒亦除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之外帝又謂養浩所逞之詞根託錢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併斥一本爲民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謫名儒邊方德泳懋遜等並斥爲民禹謨等停俸有差禮

明紀卷四十二

二

部尚書李長春等復疏諫帝再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 王家屏上疏曰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史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繆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熙朝有橫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澠忍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趙志皋具揭爲家屏請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願臣所希者陛

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
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
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
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願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
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
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
託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闕典禮不宜有怒臣
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効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
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
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
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御史馮從吾言陛下郊

明紀卷四十三

三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畱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
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
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
揜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
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
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卹勿以目前
宴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
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 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
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陸光
祖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
刑部尙書孫丕揚言折獄之不速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旣

成部寺各立長單刑部送審掛號次日卽送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卽還本部參差者究處庶事體可一至於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命如議行 初西部人唵拜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官寧夏副總兵子承恩夢妖物而生狼形梟蹄性狼戾拜老襲職洮河告警御史周宏禱舉承恩及拜義子雲指揮土文秀等將材巡撫都御史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鄭洛願與承恩從軍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筮之二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

明紀卷四十二

四

劉東暘許朝作亂三月戊辰殺馨及副使石繼芳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據寧夏城反承恩陷玉泉營中衛廣武取河西四十七堡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賊引河套著力免宰僧攻之並犯花馬池全陝震動 辛未王家屏致仕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譴直去國朝野惜焉 壬申魏學曾檄副總兵李昫帥游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唯寧夏鎮城尙爲賊據著力免等中外相呼應唵拜土文秀攻趙武於玉泉唵雲著力免急攻平虜蕭如薰伏兵南關陽敗誘賊入射雲死餘眾敗去又襲著力免營獲人畜甚多賊乃退昫救武圍

亦解 吏部擬量移萬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尙書陸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璋等趙志皋疏救被旨切責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所宥亦不許已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會光祖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之光祖清強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與宋纁相繼爲吏部部權始克振 中朝聞呼拜反欲遣李成梁爲將未敢決御史梅國禎特疏保之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國禎乃薦成梁子如松有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

明紀卷四十三

五

宜令討賊夏四月甲辰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將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武臣之有提督自此始甲寅甘肅巡撫葉夢熊上疏自請討賊許之又詔陝西巡撫沈思孝移駐下馬關爲大軍聲援李昫與故總兵牛秉忠抵寧夏城下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尙德戰死時慶憲王薨鎮原王伸壇理府事賊脅伸壇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百惡官軍亦糧盡乃引退休近堡魏學曾日夜趣芻饟泔舟調兵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之召爲大理寺卿伸壇謀襲賊弗克府

中人皆被殺憲王妃方氏匿其子帥鏗地窖中自經死壽陽王
倪勳脅降不屈爲賊所囚 璿力克縛史二叩關獻俘復還二
年市賞 祖陵之被水也議者或欲開傳寧河至六合入江或
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
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獨潘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巡
撫周宗陳于陞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先
是季馴三疏乞休不允至是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從之
季馴將行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
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東水歸漕築堰
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
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闕而無待
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
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
歲不受患祖陵積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訕
而分黃導淮之議起 平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
以犯中國會子死旁無兄弟前奪豐後島主妻爲妾慮其爲後
患而諸鎮怨秀吉暴虐咸懷異志曰此舉非襲大唐乃襲我耳
秀吉乃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元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
陷朝鮮之釜山鎮乘勝長驅五月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
郡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昞又酒酒弛備猝見寇至皆
望風奔潰昞棄王京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遣
使絡繹告急且請內屬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如王子追奔至平

壞放兵淫掠 趙志皋張位建議凡大僚缺令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吏部尚書孫鑰言廷推之法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義類奏啟倖途非制史孟麟亦言類奏之法以一部之事分而散諸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諸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誘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得爭其是又誰執其咎此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帝皆不納卒從位等議 哮拜復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副總兵麻貴選精卒三百閒道馳卻之魏學會命貴撫著力免銀定宰僧於橫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

總兵張傑軍皆至乃復攻寧夏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合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甌井堡以牽我兵哮承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會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會帝以石星言賜學會方劍督戰寧夏巡撫朱正色總兵官董一奎及葉夢熊梅國禎劉承嗣李如松先後至軍帝聞蕭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六月命代董一奎爲寧夏總兵官盡統諸援軍以貴爲副丁未諸軍復進攻城連戰不下初學會欲招劉東陽許朝令殺拜父子自贖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正色至以傑嘗總寧夏兵與拜善復遣之招拜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返寧夏百戶姚欽

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絕城來奔賊糧盡乃以求撫緩師而奉黃金繡蟒於卜失兔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阻饒道學曾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以灌城如松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石星及給事中許宏綱以爲言帝乃下詔申飭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以土味鐵雷爲前鋒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貴擊之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味鐵雷巢斬首百三十盡取其畜產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遂遁賊復乞援於著力兔著力兔復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帥勁騎迎戰手斬士卒畏縮者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卻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 秋七月孟秋饗廟帝不親行太常寺少卿王汝訓極諫不聽 癸酉給事中張問達以寧夏用兵請盡蠲陝西逋賦從之 廷議以朝鮮爲國藩籬在所必爭遣行人薛潘諭李昫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且至蹇達遣游擊史儒帥師至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統三千人渡鴨綠江爲援甲戌與倭戰大敗儒等死承訓僅以身免 中朝震動 魏學曾之遣葉得新也畱固原十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禎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頗咎學曾給事中許子偉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甲申詔罷學曾

以葉夢熊代亦賜尚方劍駐靈州調度未幾國禎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大怒遂逮學曾下獄斥爲民

刑部員外郎于玉立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閹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闈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畱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鯁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儉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

明紀卷四十三

九

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黃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輦未嘗忤旨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闈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積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曰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費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時寧夏未平朝鮮事復起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探之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 已酉詔天下督撫舉將材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梅國禎挾諸將

趨南關牛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給劉東暘許朝唵承恩互相殺以降貫其罪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誘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李如松帥兵圍唵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葉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九月壬申寧夏平夢熊國禎朱正色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劄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如柏如梅並帥師援勦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爲聲援沈惟敬至平壤執禮甚卑行長給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不久當還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倭詐

明紀卷四十二

十

未可信乃趣宋應昌等進兵而石星頗惑於惟敬題署游擊將軍赴軍前且請金行間振畿內浙江河南被災諸府蠲租有差時東征諸軍悉集天津保定巡撫都御史劉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梅國禎劾葉夢熊貪功殺降夢熊言唵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劉東暘許朝黨復集必再亂帝爲下詔和解之十一月戊辰御門受俘磔唵承恩於市夢熊等論功有差帝召見趙志臬張位皆力爲魏學曾解石星等多白學曾無罪國禎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李如松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御史劉芳譽言諸宗死節者俱應卹錄方如宜建祠旌

表詔從之給銀萬五千兩分賜諸宗人 楊應龍詣重慶對簿
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入朝鮮徵
天下兵應龍因奏辨且請將五千兵征倭自贖詔釋之兵已啟
行尋報罷 暹羅入貢其使請潛師直擣日本石星議許之兩
廣總督蕭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
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 十二月甲午以寧夏賊
平告天下 安南鄭松誘土人內應襲殺莫茂洽奪其都統使
印親黨多遇害有莫敦讓者奔防城告難兩廣總督陳璘以聞
松復禽敦讓勢益張 李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宋應昌不相
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
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沈惟敬自倭歸述行長請封意

明紀卷四十三

七

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
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未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
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三
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辛
酉師進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涼風月樓以待羣倭花衣
夾道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遂巡未入形大露倭悉
登陣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卻之壬戌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
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
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
其東南倭礮矢如雨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鈎

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墜躍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大受帥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如柏進復開城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清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申時行等相繼去位有詔趣召王錫爵辛未還朝遂爲首輔徵江西舉人鄧元錫爲翰林待詔劉元卿爲國子博士南畿諸生王敬臣以國子博士致仕有司時加優禮元錫甫就道而卒先是有旨是年春

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王錫爵至密請帝決大計辛巳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皋張位咸不與聞帝竟以並封詔下禮官合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史孟麟及禮部尙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光祿寺丞朱維京首抗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夫元子旣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

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府寮庶案滄而無辨是以天下爲戲也況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奈何噤無一語效楊素李勣爲千古罪人耶給事中王如堅疏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又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

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也今忽傳並封三王以待嫡嗣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尙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非今日之謂也皇長子十二齡矣皇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恐宮闈之內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如往歲宗室之中已有並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也帝得二人疏震怒命並成極邊光祿寺少卿涂杰丞王學曾疏繼上斥爲民時廷臣諫者甚眾侍郎陳于陞趙用賢鄧以讚郎中于孔兼何喬遠員外郎顧憲成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岳元聲賈巖洪文衡給事中林材張貞觀御史吳宏濟中書舍人吳仁度等章日數上錫爵偕志泉位力請

追還前詔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元聲允成納陛泰來孔兼與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助教薛敷教上書錫爵言中宮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宮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庶吉士李騰芳亦言公欲借封王轉作冊立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以自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帝亦迎公議追寢前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疏救維京如堅命免戍爲民錫爵又上疏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維京衡之子于陞以勤之子仁度悌之子也 李如松旣連勝有輕敵心王

明紀卷四十三

古

午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揮李有聲殊死救被殺如柏李宣等奮前夾擊如梅射金甲倭墮馬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礮不絕如松乃退駐開城 莫茂洽之死也子敬恭與莫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履機奔欽州獨莫敬邦有眾十餘萬起京北道擊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祿諸軍莫敦讓得復歸眾乃推敬邦署都統諸流寓思陵欽州者悉還已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敬璋屯東海新安懼黎兵追索竄至龍州憑祥界令土官列狀告當事黎維

潭亦叩關求進貢識以國王金印二月廣西巡撫陳大科等言蠻邦易姓如弈棋止當以叛我服我爲順逆維潭雖圖恢復而茂洽固天朝外臣也安得不請命而憫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不可不問莫氏子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儻如先朝故事聽黎氏納欵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不翦其祀於計爲便廷議如其言 諜報倭以二十萬眾入寇李如松合楊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饜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軍臨津雷李寧祖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受帥死士從間道焚之倭遂乏食甲寅敕勞征東將士 先是大計京朝官孫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鐘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給事

明紀卷四十三

五

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給事中胡汝寧楊文舉苗朝陽少卿徐泰時等貶黜殆盡趙志皋之弟與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由是執政皆不悅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鐘議謫黃雷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雷之給事中劉道隆言吏部議雷拾遺庶僚非法得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鐘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石星極言其才今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旣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鐘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鐘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

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
乾亨及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陞賈巖薛敷教交章訟南
星寃而泰來詞尤切其略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
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眾口署部事方逢
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察文範習孔教輩並掛察典
不爲眾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
孫惟清與給事中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志
臬位撫臣趙世卿亦與其列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
事楊廷相同官馬允登邪議而尙書楊魏素性模稜考功郎徐
一櫝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辨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
博采覆實稱情邪詔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鑷割涇陽之情南星

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
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
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畱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
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畱者六詹事劉虞夔以
錫爵門生而畱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以來已
非一日尙書宋纁稍欲振之而齟齬以死尙書陸光祖文選郎
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而不久斥逐今復借拾遺激聖
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
謫孔兼等州判官泰來典史敷教州學正皆先後自引歸世達
又抗疏論救帝益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籛乃上疏言
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畱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

部得專也今以雷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雷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鑕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雷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署選事以需鑕起世達求去亦不許南星旣斥其後顧憲成繼罷鄒元標亦自引歸海內擬之三君初官軍捷平壤鋒銳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館之敗李如松氣大索而宋應昌急圖成功倭亦芻糧並絕且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於是封貢之議起應昌得倭報沈惟敬書令游擊周宏謨同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夏四月癸卯倭果

明紀卷四十三

七

棄王京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大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情歸倭步步爲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爲久雷計而石星力主封貢上言朝鮮故土復定宜令李昫還國居守各鎮兵以次撤歸詔可之御史郭實論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以沮撓謫懷仁典史戎政都御史郝杰謂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以異議出爲南京戶部尙書已應昌疏稱釜山雖瀕海南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今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倭倭盡歸量雷防戍星等乃議雷江浙兵五千分屯要害仍諭昫蒐練軍實毋恃外援 李材繫獄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會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功聞典兵

者在獄眾皆流涕楚雄士民間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材寃帝意稍解乃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王錫爵等再疏爲言乃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眾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埧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闌邳城陷水中高郵寶應諸河隄決口無算孫丕揚言五歲方卹刑恐寃獄無所訴請赦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帝報從之六月丁酉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如兩京例未幾丕揚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優詔從之自是刑獄大減吏部請起前給事中張棟官忤旨奪尙

明紀卷四十三

六

書侍郎俸謫文選郎中孟化鯉員外郎項復宏主事姜伸軾雜職王錫爵等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頃之給事御史復交章救帝怒奪言者俸斥化鯉等爲民癸卯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小西飛來請款倭隨犯戚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副總兵劉綎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處諸將並有斬獲給事中張輔之遼東都御史趙耀皆言款貢不可輕受秋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請畱綎川兵吳惟忠駱尙志等南兵合薊遼兵共萬六千聽綎分布慶尙之大邱月饗五萬兩資之戶兵二部先是發帑給軍費已累百萬廷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請以所畱川兵

命綏訓練兵饜令本國自辦癸丑召諸邊鎮兵還併撤惟忠等
兵止畱綏兵防守 吏部尙書孫鑰致仕鑰堅卧三月疏至上
上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
節如此 孫鑰既去王錫爵欲用羅萬化爲吏部尙書文選郎
中顧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 乙卯彗星見東井有詔修省王
錫爵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
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皆報聞乙亥彗星逆行入紫
微犯華蓋八月丙戌以災異敕戒內外諸臣修舉實政錫爵言
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
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
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仍報以待期之說錫爵

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 九月朝鮮王叒以三都旣復疆
土再造上表謝恩時石星一意主款兵部主事曾偉方言倭眾
已還行長猶據釜山知我兵未撤不敢以一矢加遺欲歸報關
白捲土重來則風不利正苦冬寒故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
前於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
款者正速之來耳故款亦來不款亦來宜令朝鮮自爲守弔死
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帝以爲然因敕諭叒者甚至 初趙
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用賢爭張居正奪情之彥懼及
深結居正得巡按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坐鎮於第下曰婢
子也以激用賢用賢知其受王篆指遂反幣告絕及用賢再起
尤爲申時行許國等所忌官南京者累年已而爲禮部侍郎復

以爭三王並封語侵王錫爵爲所銜曾改吏部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使也之彥方以僉事論罷乃使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部平議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嘗欲出用賢門下爲所鄙絕遂上疏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應宿材讒詔亦爲所攻世達遂連章乞休冬十月許致仕楨亦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楨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行人高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越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李楨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嬖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

心而臣工反貽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材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縣添註典史御史吳宏濟復爭之貶二秩調外錫爵及給事御史疏救斥爲民已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復交章劾錫爵爲攀龍辨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好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疏繼上亦黜爲民給事

明紀卷四十二

三

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攀龍尋遭親喪亦不復出給事中遂中立言諸臣率好修士使踰伏田野可惜忤旨停俸一歲材洛之子也 丙申停刑 十一月慈聖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王錫爵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柰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尙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如何也彼數勸朕

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至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尙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趙志臬張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 十二月丙辰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召宋應昌李如松還炒花二千騎入韓家路遼東總兵官尤繼先督諸軍奮擊卻之 左都御史孫丕揚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

明紀卷四十三

三

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按撫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優詔從之 中書舍人丁元薦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時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歛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卹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一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 振江北湖廣河南浙江山東饑 河南礦盜大起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盜爲撫按有

司黜陟 鄭世子載堉上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從之 朝鮮王昞遣金晬等進方物謝恩何喬遠言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倭語悖謾無禮沈惟敬與倭交通不云和親輒云乞降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倭夷荅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乞特敕急止封貢時廷臣交章皆以罷封貢議戰守爲言獨石星力主封貢趙志臬亦冀無事相與應和諭德朱國祚面詰星惟敬者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 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皇長子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尙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帝手詔諭王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已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

明紀卷四十三

三

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畱中令止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張貞觀等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卽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漠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陛別宜示之身教乃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給事中御史許宏綱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俊民博之子也 二月癸

五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用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大饑人相食給事中楊東明繪饑民圖以進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糞囊示巡按御史陳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覽之動容甲子免河南田租遣光祿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 掌詹事府禮部尙書陳于陞言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觀朝野撰述可備采擇無慮數百種儻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漸脫者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釐然可考鴻謨偉

明紀卷四十三

十四

烈光炳天壤詔從之三月癸卯命詞臣分曹類纂以王錫爵趙志皋張位爲總裁于陞及南京禮部尙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帝眷禮王錫爵逾前後諸輔臣錫爵性剛負氣自阿並封旨及趙南星趙用賢罷斥論救者咸得罪眾指錫爵爲之錫爵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諒也遂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詔廷推閣臣無拘資品吏部尙書陳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等往咨之列王家屏沈鯉孫寵沈一貫孫丕揚鄧以讚馮琦七人名上蓋寵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尙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

祖自爲入閣地今推籠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
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陞趙用賢
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
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
擅議起用五月辛卯命于陞一貫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而謫顧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仁王事章嘉禎黃中色雜
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上帝皆不納趙志皋張位
亦爲吏部言而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
之不可爲法帝喜降旨再譴責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
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其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
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推閣臣六人今元

明紀卷四十三

五

輔錫爵卽其一臣邑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
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以吏部尙書居首皆非自今勅至
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以其詞直溫
旨慰畱有年累疏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
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疏四十上乃許乘傳歸歸裝
書一篋衣一笥而已遂中立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斥逐恐今
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灝謝廷
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
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
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諏爲民貶中立陝
西按察使司知事憲成旣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

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力闡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轍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庚子王錫爵致仕趙志皋始當國先是把免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事聞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總兵官楊紹勳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粹等論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恐武臣益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六月己酉雷雨西

明紀卷四十三

美

華門災敕修省 陳于陞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饑儻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 初卜失免爲河套部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免不能制諸部悖拜反多助逆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帥著力免宰僧莊禿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欵葉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魏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免等求欵益堅夢熊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欵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秋七月丙中卜失免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并延綏總兵官麻貴乘虛擣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靈塞復

邀其零騎會寇畱內地久斬掠至下馬關寧夏游擊史見李經
守備杜松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經
松皆重傷士卒死過半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
戰驪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寇乃退
八月孫丕揚爲吏部尚書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
患中貴請謁乃剗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
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 楊應龍之
罷征倭也巡撫王繼光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張時照等復詣
奏闕下繼光遂與總兵劉承嗣等分兵三道進婁山關屯白石
口應龍陽約降而統苗兵據關衝擊承嗣兵敗殺傷大半會繼
光論罷卽撤兵委乘輜重略盡黔師協勦亦無功御史薛繼茂

明紀卷四十三

七

主撫應龍上書自白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
江縣而譚希忠代繼光與貴州鎮撫皆議勦冬十月己未命南
京兵部侍郎邢玠總督川貴軍務討之 顧養謙力主撤兵劉
綎等先後盡調還乃議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貢道宜從寧波論
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朝鮮王昫亦上疏請許貢保國帝
乃切責羣臣阻撓以刑部主事郭實先爲御史首倡異議斥爲
民并敕石星盡錄諫封貢者名將大譴責趙志皋等力解乃已
丁卯詔小西飛入朝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
旣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帝復諭於左關語
加周復封議遂定 把兔兒以炒花大煖兔伯言兒之眾營
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及一克灰正

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遼東總兵官董一元與巡撫李化龍計曰卜言台周雖眾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眾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驕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陳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塢俘斬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伯言兒中矢死把兔兒傷餘眾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伯言兒最慄悍諸部倚以爲強嘗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至是死諸部皆奪氣其部下遂納款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亦引去把兔兒炒花乃與卜言台周瓜兔兒小歹青益相結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略遼瀋

明紀卷四十二

天

東西復前恥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鋒化龍亦雷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軍參議楊鎬與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將士氣益奮三日夜行四百里抵炒花帳斬首百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兔兒以鎮武劄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眾散亂諸部悉遠遁 趙志皋年七十餘耄而儒張位與相厚善精悍敢任事多所裁決招權示威志皋爲朝士所輕御史趙文炳况上進給事中張濤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志皋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眾竟斥爲民給事中楊恂復論志皋並及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

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楫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若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不言所投臣細詢番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儻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

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儻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讎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志臯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眾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臯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謫陝西按察司經歷 林材偕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先是西華門災材帥同官極言時政闕失材又嘗言顧養謙不可爲總河石星叙平壤功罔上及是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停諸給事俸一年而貶材

三官尋以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 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南京通政司經歷何選帝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巖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巖爲民御史許聞造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誚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懸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沈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

明紀卷四十三

三

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

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臨淮侯勳衛李宗城爲都督僉事充正使指揮楊方亨副之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給金印行長等七人並授都督僉事宗城性從孫也 宰僧等犯陝西葉夢熊擊卻之 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鈇嘗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定御史祝大舟贓賄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孫丕揚不能察也會趙文炳劾時馨受賄時馨以浙江參政丁此呂亦在黜中素善戎政都御史沈思孝大理寺少卿江東之疑文炳疏出思孝指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束之及劉應秋等合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黜之思孝等疏辨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賊有
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亦求去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
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覈實亦間
有藉以中所惡者而故事不廢故丕揚上之帝降詔慰畱丕揚
逮此呂詰責思孝趙志舉等再疏乞宥此呂且言此呂有氣節
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帝不聽逮至下詔獄謫
戍邊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
訟寃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
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
詆丕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並論丕揚思孝言大臣相攻宜兩
罷而攻丕揚時馨尤力丕揚亦求罷不已文炳則謂己之劾時

明紀卷四十二

三

馨由於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非本意也帝皆不問思孝直
節高天下然尙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
此呂皆非端人丕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君子惜焉 巡撫浙

江都御史王汝訓清介疾惡巡按御史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
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尙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
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
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愬寃帝
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孫丕
揚及都御史衷貞吉等皆引罪夏四月刑部尙書趙煥議應參
獄失帝指引疾去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
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每疏入輒重允譴竟斥爲民

邢玠至四川察楊應龍支黨甚盛乃檄諭應龍許待以不死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許貰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而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亡命竄播者又多幸應龍反驛傳文移輒從中阻玠乃檄重慶知府王士琦詣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舍儲糒叩頭郊迎致餼亭如禮言應龍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恐墮仇民不測禍也士琦曰松坎亦曩奏勸地卽單騎往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願執罪人獻罰金得自比安國亨士琦爲請於玠許之應龍乃縛獻黃元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諭贖輪四萬金助采木仍革職以子朝棟代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斬重慶市玠以聞兵部以倭氛未靖

明紀卷四十三

三

請緩應龍事東方朝廷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於松坎設同知而以士琦爲川東兵備副使彈治之士琦宗沐子也江北大水淮泗溢浸泗州祖陵奪總河尙書舒應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五月丁酉京師地震救修省山西巡撫魏允貞言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請升爲府許之置汾陽縣爲府治以靈石臨二縣永寧沁二州隸之先是小歹青梅禍欵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卻之李化龍以小歹青之言信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靈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宇

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刁斗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剿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萬數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沒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臣徧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小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

明紀卷四十二

三

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資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其後鎮巡官議開不果小歹青遂復爲寇云 秋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言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今萬曆九年辛巳適當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期曆元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曆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蓋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

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望敕大臣名儒參訂采用載墳又進所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書考辨詳確識者稱之 長昂遣其黨小郎兒等七人潛入喜峯口射殺偵卒薊鎮總兵官王保逐禽之長昂每資小郎兒籌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乃釋小郎兒還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 安南莫敬用遣使告難且乞兵已黎維潭亦遣使謝罪求欵兩廣總督陳大科廣西巡撫戴耀以屬左江副使楊寅秋寅秋計曰不拒黎亦不棄莫吾策定矣兩遣官往問以敬恭等願居高平來告而維潭求欵之使亦數至寅秋乃與之期具報督撫會莫敬璋率眾赴永安爲黎氏兵擊敗海東新安地盡失於是欵議益決 永邵卜旣殺李奎歲爲西寧患九月戊寅度將士必燕飲

明紀卷四十三

三

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三邊總督李汝檄參將達雲游擊白澤暨馬其撒卜爾嘉諸番禦之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爾破口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守備柴國柱勇冠軍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斬首六百八十三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卽殺奎者其地卽奎陳亡處也雲旣勝度寇必復至乃厚集以待 乙酉楊天民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帝年號從之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孟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耐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先是朝鮮王昞言長子臨海君肆陷賊中驚憂成疾次子光海君瑄收集流散

頗著功績請立瑋爲嗣禮部尙書范謙言繼統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許及是昞復奏引永樂王恭定王例上請謙執奏如初詔從謙等議 冬十月永邵卜連眞相火落赤諸部圍番刺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達雲督諸軍營康纏溝寇悉眾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槍鈎杆專犯西寧軍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雲遂急招諸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 十一月辛未湖廣災蠲振有差 帝以皇太后誕辰召見趙志皋於煖閣志皋請省彭應參及減織造數帝皆不從久之乃釋應參爲民而謫張應望戍烟瘴地 十二月辛丑趙志皋等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

明紀卷四十三

三

曹議行不報 搽力克弟趕免犯白馬關及東西臺薊鎮守備徐光啟副總兵李芳春戴延春擊卻之 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事發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 帝素惡諸言官欲囚罪之張誠掌東廠失帝意其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嘗遷指揮僉事兵部已奏請會考選軍政特旨謂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中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並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

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嘗忤旨亦鐫三秩又以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考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遂責兩京科道緘默不言命掌印者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棊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並鐫三秩畱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干戶主名舉朝震駭趙志舉等申救至再孫丕揚方在告亦偕九卿力諫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陳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謫降

明紀卷四十三

美

者悉調邊方雜職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斥諸謫降爲民御史馬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搢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畱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

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
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
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
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較朝
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
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
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
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
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
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
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

明紀卷四十三

三

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
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
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
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
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
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
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
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
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咎夫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
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
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疏上帝大怒亦貶三秩出

之外

明紀卷第四十三終

明紀卷四十三

美

明紀卷第四十四

賜遣書身部候補事虞衡奇行陳鶴巖

卹贈舒銜繪臺騎尉世職閩侯補事孫勇蒙參訂

神宗紀六

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耶抑以不言罪耶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合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之爲溺職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臣等不難效暗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牽詔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竇爲此不爲彼者母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

明紀卷四十四

一

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御史鹿久徵等亦上疏言陛下以軍政一事譴斥徧於言官謂其不言耶間多向之敢言者謂其目睹考察不言耶間多奉使在外者是陛下以不言爲罪之名以言爲罪之實外以不言之罪罪今日內實以言之罪罪往日也亦何以服諸臣之心示天下後世哉帝得疏益怒謫熙春鹽茶判官久徵澤州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二疏列名凡數十人盡奪俸已南京御史林培疏陳時政言徐維謙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又力詆沈思孝江東之言孫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

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為朝端害疏上謫福建鹽運司知事因追怒經綸斥為民先是卜失免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摺力克約之納款不從二月戊申李汶大集兵萬五千人以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為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萬家堡神木孤山為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為右軍麻貴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險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三月乙亥乾清坤寧兩宮災敕修省壬辰下詔自責陳於陛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火落赤真相昆都魯歹成它卜囊等掠番窺內地臨洮總兵官劉綎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刺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獲馬牛雜畜二萬謫張誠奉御司香孝陵籍其家弟姪皆削職治罪

明紀卷四十四

二

沈惟敬抵釜山私奉平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良馬而李宗城執袴子所至索貨賄婦女有謝隆者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言倭將行刺宗城恐夏四月己亥棄璽書變服夜遁比明失路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事聞詔逮宗城下獄敕兵部議戰守時言者蜂起並劾趙志皋石星章併下部侍郎李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揚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候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為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因言志皋星當去得旨如議而責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雷姑勿問志皋自是不悅禎帝以夙望用孫丕揚然不

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
懷去志及與沈孝思等相攻杜門踰半歲疏十三上帝溫諭勉
雷乃復起視事 五月戊辰河套部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
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 李宗城之遁也楊
方亨揭言倭情無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庚午復議封倭帝惑
石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廷臣多諫止乃擢
方亨都督僉事充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副之畿輔屯田御
史曹學程馳疏言邇者封事大壞陛下特敕廷臣議戰守策是
已洞見前策之非而決之眾論矣乃旋有詔遣風力科臣與副
使方亨往封是又惑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也星方亨表裏應
和安足倚信且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惟敬要求七事本不爲封

明紀卷四十四

三

雖未顯言大要可觀倭貪旨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
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親和親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
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將席捲朝鮮西渡鴨綠而薊遼
危矣惟敬使倭之始業已歆盟卽不盡許七事亦已輕諾二三
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惟敬一札情形破敗不在今日不
然朝鮮日本一葦可杭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
封而難於七事不辨可知也科臣攻擊卽以科臣往封儻執以
爲質肆彼要求雖仗蘇武之節效真卿之忠無救於損威而辱
國也故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星很很自用
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豈得辭其責哉疏入帝大怒謂
有暗屬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

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給事中侯廷珮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 六月振福建饑

秋七月丁卯孫丕揚請發推補官員章疏不報未幾文選郎

中唐伯元言諸疏畱中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懌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畱不下 丁丑彗星

見西北如彈丸入翼長尺餘西北行 戊寅仁聖皇太后崩

先是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及朝鮮之役繼起所費益鉅乾清坤寧兩宮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帝卽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春開采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采礦費帑銀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乙酉始遣中

明紀卷四十四

四

官開礦於畿內自是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眞定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昌平則王忠遼東則高淮山東則陳增河南則魯坤山西則張忠陝西則趙欽湖廣則陳奉江西則潘相浙江則曹金後代以劉忠廣東則李敬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姦人假開采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轍州縣有司卹民者罪以阻撓淮至遼東卽劾參將梁心逮繫詔獄 閏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趙志皋請視朝發章奏罷采礦不報 初南京主事趙學仕者趙志皋族弟也坐事議調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孫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

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張位書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不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誣位道亨孔教獻臣及沈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疏辨求退陳于陞沈一貫並爲位解位得旨慰留而丕揚再被責讓許致仕去河南僉事邢雲路言治曆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今丙申年日至臣測得乙未日未正一刻而大統推在申正二刻相差九刻且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直子半之交臣推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相隔皆一日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在月正二日矣豈細故耶閏八月朔日食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

明紀卷四十四

五

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則閏應及轉應交應各宜增損之矣欽天監見雲路疏甚惡之監正張應侯奏詆謂其僭妄惑世范謙言曆爲國家大事士夫所當講求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監官拘泥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不宜妬忌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以成鉅典不報 九月乙未楊方亨沈惟敬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以朝鮮遣使爲辭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我耶辱天朝耶其畱石曼子兵於彼候天朝處分方亨遂徒手歸 乙卯葬孝安莊皇后梓宮發引帝稱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抗疏爭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吏部員外郎王就學言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於此不用

其情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已給事中戴士衡言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帝皆不省 著力免阿赤免火落赤合兵犯平虜橫城寧夏總兵官李如柏督諸軍邀擊副總兵馬孔英參將鄧鳳力戰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趕免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王保度其再至分營開連口及橫河兒寇果馳橫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塘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已復犯羅文峪保復敗卻之 炒花犯廣寧守將擊卻之 河決黃堀口 冬十月丙子停刑 乙酉始命中官權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高宗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孫隆於蘇杭劉成於浙江李道於湖口李鳳於廣州沈永壽於廣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孫朝於山

西馬堂於臨清張暉於盧溝橋而密雲河南東昌荊州則以王忠魯坤陳增陳奉兼領凡店租市舶珠權木稅船稅鹽茶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無不領於中使又納姦民賄給指揮干戶劄用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卽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爲攘奪沒其金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羣小藉勢誅索礦稅交橫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騷然生靈塗炭廷臣諫者無慮數十百疏皆置不省識者以爲明亡蓋兆於此 時內閣四人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陳于陞憂形於色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十二月乙亥病卒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左副都御史張養蒙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不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猜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說進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畱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故以至戶部三疏諫開礦臣部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柰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謬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成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孫鑛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貲名爲助工實爲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竒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

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其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阻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船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鑿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相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

二十五年春正月戴士衡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民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弁疏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嬙自佚卽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謝杰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早步禱郊壇今則圍丘大報久闕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采礦權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資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悉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

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
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繇今則大僚屢虛
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皆不克如初矣不報
趙志皋以皇長子年十六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不果行
張位沈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
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
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
寢 遼東副總兵李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從鎮西堡出塞潛襲
敵營失利損部將十八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
楊方亨報去年於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卽回和泉州日
本遣使齎表文二道隨至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

明紀卷四十四

九

議取表文進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
而寬佃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丙辰朝鮮使
鄭期遠痛哭求援方亨知事敗遂直陳本末委罪沈惟敬并呈
石星前後手書帝大怒二月丙寅復議征倭罷星以李禎署部
事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爲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張位力
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又薦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帝皆
從之三月乙己進鎬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玠兵部尙
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鎬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
輸粟得增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又以朝鮮君臣隱藏
儲蓄不饒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夏五月刑部侍郎呂
坤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

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儻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

明紀卷四十四

十

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畱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蜜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天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

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儻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采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

明紀卷四十四

十一

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

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極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箱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銅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明紀卷四十四

七

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閭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儻倭夷取而有之籍眾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輪解之物營辦既苦轉

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儻歲一稽覈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畱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若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

明紀卷四十四

三

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儉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偏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畱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畱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

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年

明紀卷四十四

十四

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 邢玠至遼東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害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師劉綎督川漢兵聽勦貴密報宣大兵至乘倭未備掩釜山則行長禽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六月倭數千艘泊釜山戮朝鮮郡守安宏國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帥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嚮導始絕 戊寅火起歸極門延皇極中極建極三殿文昭武成二閣周遭廊房一時俱燼趙志皋在告張位沈一貫請面慰不許乃請帝

引咎頌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錄廢棄容枉直宥細
故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撤稅監釋繫囚志舉亦疏陳定國本
罷礦稅等十一事帝皆優詔報聞而不能盡用位又言臣等請
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
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 張養蒙上疏
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
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
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皇店銀礦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
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
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
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

明紀卷四十四

五

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案不安於位究
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
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
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盛
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
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時大臣自陳皆慰留獨孫繼皋
致仕去 癸未罷修國史 秋七月癸巳誠諭羣臣丁酉詔赦
天下 庶吉士劉綱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
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
伐木權稅采石運巖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
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鶯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

無青草入情胥怨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闕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庭有不知上天靈不見耶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尙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贖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錄敘是曰積才

明紀卷四十四

六

聞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志舉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免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舉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柰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合關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畱中不報魏允貞言三殿之災咎在輔臣厯數趙志舉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志舉位疏辨求罷帝慰畱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時有詔起廢吏部尙書蔡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

郎中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
三十三人因人註誤疊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
並請錄用竟報寢既而魏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
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
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不報 楊應龍之自松坎歸也其子可
棟旋死應龍痛恨促喪歸不得檄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
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厚撫諸苗名其
健者爲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沒入其貲以養苗苗咸願爲出死
力應龍遂殘餘慶掠大阡都壩焚劫草塘餘慶三司及興隆都
勻各衛圍黃平戮重安長官家流劫江津及南川臨合江索其
仇袁子升磔之會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明紀卷四十四

七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誦宋世臣
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襲破之大索城中戮其父母淫其妻
女備極慘酷 倭奪梁山三浪入慶州侵開山統制元均兵潰
倭遂入開山邢玠急檄旅順水兵三千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
江扼天津登萊海道兼防饋運八月丁丑清正圍南原楊元告
急於全州守將陳愚衷愚衷不敢救清正乘夜猝攻元棄城遁
愚衷聞亦遁麻貴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
遂犯全慶逼王京貴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副使蕭應宮
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貴乃遣副將解生守稷山
朝鮮亦遣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身赴
王京以鎮之人心稍定 甲申京師地震 帝聞南原開山破

大怒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尙書石星下獄論死妻子皆戍瘴鄉
星直節震天下然無算略事初起語光祿寺丞蔡悉曰苟不濟
繼之以死悉曰中樞係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在所用得人耳
星果以誤倚小人敗後二年竟死獄中 邢玠召李應試問計
應試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入字密
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
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玠然之倭進
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侯處
分之實解生及參將彭友德亦先後破賊行長乃退屯井邑清
正還慶州麻貴報稷山青山大捷蕭應宮揭言倭以惟敬手書
退稷山青山并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劾應宮恇怯不親解
惟敬應宮遂被逮 黎維潭圖恢復名不欲以莫登庸自處無
束身入關意又不肯割高平居莫氏遂至關而遁楊寅秋及陳
大科再遣官諭之維潭聽命復至譯者詰以六事首擅殺莫茂
洽曰復讎急不遑請命次維潭宗派曰世孫也祖暉天朝曾錫
命矣鄭松曰黎氏世臣也問何以霄遁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
也何以用王章曰權倖爲之立銷矣惟割高平地猶相持不決
復諭之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棲漆馬江莫獨不可棲高平乎乃
聽命授以款關儀節維潭帥其下入關謁御幄一如登庸舊儀
退謁寅秋請用賓主禮不從四拜成禮而退冬十月甲戌詔授
維潭安南都統使頒曆奉貢如故事初黎利及登庸進代身金
人皆囚首面縛維潭以恢復名正獨立而肅容當事嫌其倨乃

爲俯伏狀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但保
高平一郡 禮部尙書范謙卒 山東巡撫都御史萬象春疏
論礦稅之害會福山知縣韋國賢忤陳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
之增遂劾國賢阻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下詔獄奪其職停象
春俸象春遂引疾歸 初百尸王守仁言遠祖定遠侯燭楚王
楨妣父也遺環寶數百萬寄楚帑爲嗣王侵匿詔遣中官清核
楚王華奎奏辨且請避宮搜掘皆不報久之繫鞫王府承奉等
無所得諸璫方以搜括希上意不欲暴守仁罪帝頗悟罷其事
華奎乃奏上二萬金助三殿工 邢玠大會諸將分兵爲三協
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楊鎬麻貴督
左右協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又使中軍屯宜
城東援天協西扼行長十二月諸軍至慶州清正退屯蔚山貴
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帥大兵奄至其營營依山險中一江
通釜寨其陸路由彥陽亦通焉貴乃於彥陽左右多張疑兵又
遣將遏其水路己卯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濱
游擊擺賚以輕騎誘倭入伏斬首四百有奇倭南奔島山築三
柵城外以自固庚辰游擊茅國器以浙兵先進游擊陳寅冒矢
石奮呼上連拔兩柵斬馘六百五十倭焚死者無算寅進攻第
三柵垂拔楊鎬素與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倭
乃閉城堅守以待援島山視蔚山高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
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饜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

戰縛也遂四面圍之地泥淖時際窮冬風雪裂膚倭日夜發礮
用藥煮彈遇者輒死而倭亦饑覘我兵懈僞約降緩攻襲敗生
兵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子行長救兵大至張旗幟江上若將繞出
軍後鎬大懼不及下令狼狽先奔諸軍遂潰倭前襲擊死者無
算吳惟忠茅國器斷後倭乃退鎬挈貴奔慶州盡撤兵還王京
與玠謀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
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張位請令奪情視事許之御史汪先
岸劾鎬他罪位等庇之擬旨褻鎬旨久不下 前吏部尙書陳
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廕仕無宅
居其妻孥至以油幘障漏其歸江西故廬火乃就一樓居妻孥

明紀卷四十四

三

而身居僧舍其刻苦如此 邢玠以前役乏水無功乃益募江
南水兵議海運爲持久計二月總兵官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
兵副將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
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綎而水路則璘戰艦數百
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賊始懼不敢於海中往來時賊亦
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西路則行長據粟林叟橋建峇數
重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饒往來如駛我
師約日並進 三月壬子蔡國珍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
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
何相扶若是乃頓首出 夏四月全椒知縣樊玉衡言男女之
欲雖上智不免元子今已十七萬一情欲之感稍介乎容儀妻

斐之嫌或成乎貝錦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且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册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册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趙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卽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

丁卯土蠻寇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帥輕騎遠出擣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謚忠烈其弟如梅代爲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仍充寧遠伯勦衛復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皆特恩也邢玠乃以董一元代

明紀卷四十四

三

如梅督中路壬申京師旱敕修省初孫丕揚罷張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蔡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國珍至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惡之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國珍遂稱疾累疏乞休會帝命甄別吏部諸郎貶黜王就學等二十二人因責吏科朋比貶都給事中劉爲緝一秩與給事中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戴士衡並調外國珍求去益力許之自宋纁至國珍皆力與內閣抗身不見容惟丕揚闕二年餘率未浹歲陳有年旣卒有詔起南京右都御吏故事吏部尙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蒲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以原銜領有年獨否蓋帝欲用之而閣臣陰抑之也時咸議閣臣伎而惜纁等未竟其用國珍旣

罷頃之廷推代者七人帝特用前工部尙書李戴時太僚旣九卿類奏吏部諸曹郎亦命九卿推舉尙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盡用掣籤法部權益輕幸無過而已改貴州銅仁長官司爲銅仁縣 楊鎬之敗也贊畫主事丁應泰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與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張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妄鎬拔擢由賄位得之沈一貫亦扶同作奸因封鎬駁改陳亡兵馬簿籍以進帝覽之震怒下廷議欲行法位惶恐奏辨一貫亦引罪趙志皋復爲營救六月丁巳詔罷鎬聽勘責貴以功贖慰留位一貫置如梅不問 戊午奸人李本立請采珠廣東帝命中官

明紀卷四十四

五

李敬偕往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其害不聽 給事中徐觀瀾趙完壁交章論張位位窘丙寅奏言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豪媿惟上矜察帝怒曰楊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隱辱國損威何云無媿遂奪職閒住 丙子巡撫天津僉都御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時小人蘧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鴻臚寺主簿田應璧請賣雨淮沒官餘鹽秋七月丙戌命稅使魯保監理包見捷並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保旣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楊俊民言明旨核沒官鹽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 初太監陳

矩奉詔收書籍中有呂坤所著閨範圖說帝以賜鄭貴妃妃自爲序錄諸木戴士衡再劾坤謂潛進圖說結納宮闈坤馳疏力辨已或撰閨範圖跋名曰憂危竝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指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立己子地坤與張養蒙魏允貞程紹劉道亨白所知吏部員外郎鄧光祚貴妃從父鄭承恩等共相羽翼匿其名託朱東吉爲問答語極妄誕蓋言妖也承恩大懼以士衡嘗再糾坤樊玉衡直斥貴妃遂妄指士衡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錦衣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主事萬建崑國子監祭酒劉應秋及楊廷蘭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遂入之翰言下其章於吏部都察院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謫廷蘭建崑遠方斥位爲民遇赦不宥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旣卒亦無湔雪之者 劉綰以行長壕若深固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綰皆單騎候道中行長覘之信乃期以八月朔定約至期綰部卒洩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綰進攻失利監軍參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綰懼力戰破賊賊退不敢出 丁丑京師地震 九月壬辰免浙江被災田租 陳增旣劾韋國賢守令多屈節如屬吏益都知縣吳宗堯獨具賓主禮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惡其好不與通驛丞

金子登說增開孟丘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構於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宗堯乃盡發增不法事且言願以一身易萬人命帝得疏意動持不下包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帝益心動責增令檢下給事中郝敬言開采不罷則明旨不過愚弄臣民之虛文乞先停采礦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勘覈正增不法之罪帝不悅下宗堯疏責其狂逞要名頃之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大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言帝失眾心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誣訐其贓私詞連青州一府官寮旁引商民吳時奉等請皆籍沒帝可之遣使逮宗堯敬及同官侯慶遠御史劉景辰力爭皆不聽

明紀卷四十四

西

使者至山東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遂下錦衣衛獄拷訊 趙志皋數被論輒疏辨求退帝輒慰雷先嘗遣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眾則多寢不下而雷志皋益堅石星張位相繼敗志皋自如冬十月志皋病痺不能視事乞休疏復累上帝令在京邸養病固雷之 諸軍分道進兵乙卯劉綎攻行長陳璘帥舟師協堵麻貴擊清正於蔚山並有斬獲董一元由中路進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一元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陳汲一元進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乃分馬步夾攻游擊彭信古用大楫擊寨碎其數處眾軍遂逼濠毀其柵忽營中礮裂烟燄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倭亦

來援游擊馬呈文郝三聘先奔一元等遂敗還晉州縉等亦多
不利事聞詔斬呈文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貶秩
與縉等皆戴罪立功時平秀吉死倭各有歸志十一月戊戌清
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縉夜半攻奪粟林曳橋行長走順天
大城璘遣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邀倭釜山南海子
龍年七十餘意氣彌厲直前奮擊倭死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
子龍舟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副將陳璘金
軍大至副總兵吳廣與相犄角遂焚賊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
爲陸路所殲焚溺死者萬計璘遂以舟師夾攻順天焚其舟百
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行長遂
棄順天乘小艘遁餘賊退保錦山遂渡匿乙山官軍挑之不出

明紀卷四十四

五

崖深道險將士莫敢進十二月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
倭大驚奔後山將士殊死攻賊復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
朝鮮平 田樂以火落赤等居松山屢爲兩鎮患乃與李汶決
策恢復遣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道襲
擊達雲督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 先是陝西山西
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署禮部事侍郎余繼
登因歲終類奏請罷一切誅求開采之害民者時不能用 時
稅使四出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
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太常寺少卿傅好禮極論其害因言
自朝鮮用兵畿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之國
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好徒所得千

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好禮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鑄三級出之外大理寺卿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鑄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已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廠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天津稅使王朝死天津巡撫汪應蛟及包見捷並疏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及魯保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宗暨祿李鳳等並專敕行事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李道欲權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遂遣吏至南康捕漕卒知府吳寶秀拒不發道怒

二十七年春正月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沈一貫

明紀卷四十四

三

李戴及國子監祭酒方從哲交章爲言俱不報戴乃帥九卿上疏曰陳增開礦山東而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而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饟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京察謫編修劉綱中

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官時議頗不直李戴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趙志皋短故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綱及鄒智劉之綸三人而已皆四川人也二月壬子分遣中官領浙江福建廣東市舶司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兼徵遼東稅包見捷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急懲以三尺罷開采則遼東必不

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未幾見捷又帥同官極論礦稅之害謫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奪俸一年趙完璧等疏救亦奪俸 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部卒三千勦楊應龍奪三百落賊陽敗以誘官軍至飛練堡殲焉國柱及指揮李廷棟等皆死事聞罷東之以郭子章代之三月己亥起前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調東征諸將劉綎吳廣陳璘等南討應龍 松山旣復達雲築邊垣分屯置戍寇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雲俱擊破之 吳寶秀之被逮也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錦衣衛獄趙志皋言頃臣臥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

明紀卷四十四

七

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縵自盡闔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心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寶秀冤乞以身代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彙諸疏進御前帝怒擲諸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 夏四月甲戌御門受倭俘 帝命天津稅監馬堂兼轄臨清又命陳增兼徵山東店稅增遂與堂相爭帝和解之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堂始至諸亾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鐙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爲罷市州民萬餘噪而逐堂

縱火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事聞詔捕首惡株連甚眾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出曰首難者我也臨刑神色不變知府李士登卹其母妻臨清民立祠以祀 閏月丙戌以倭平詔告天下除東征加派田賦又敕諭朝鮮王曰倭奴平秀吉肆爲不道蹂躪爾邦朕念王世篤忠貞深用憫惻七年之中日以此賊爲事始行薄伐繼示包容終加嚴討蓋不殺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捷書來聞憂勞始釋惟王雖還舊物實同新造振彫起敝爲力倍艱倭雖遁歸族類尙在茲命邢玠振旅歸京量畱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臥薪嘗膽無忘前恥已論諸將功以陳璘爲首劉綎次之麻貴又次之並進官子世廕贈鄧子龍都督僉事亦子世廕立廟朝

明紀卷四十四

天

鮮 己丑久旱敕修省 丙申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儲 戶部尙書楊俊民致仕五月卒贈少保俊民在位礦稅使四出不能力爭時議以此咎之 邢玠陳善後十事請畱馬步水陸兵三萬四千有奇馬三千匹每年饗銀九十一萬八千米豆十三萬石及畱中都海防道裁饒司重將領添巡捕分汛地議操練責成本國廷議言數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爲繁費況彼國兵荒之後不獨苦倭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後事宜仍宜商之彼國先量彼饑之贏絀始可酌我兵之去畱至增馬添兵創立巡捕及管饒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撫及國王酌奏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懸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卽元買魯

所浚故道也朝議以費鉅未果已河漕侍郎劉東星復以爲請乃濬曲里舖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六月工竣費僅十萬工部主事胡瓚益治汶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令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著泉河史上之楊應龍乘大兵未集勒兵犯葦江己亥奄至城下時賊兵八萬而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參將房嘉龍游擊張良賢戰死城遂陷賊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爲之赤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擣成都劫蜀王爲質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李化龍以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秋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城東山崩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耕地湧大小山五高二十餘丈楊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

明紀卷四十四

元

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斂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誅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眾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尙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初帝命陳奉權荊州江稅奉故移之市又倍徒征之稍與辨輒毆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塗推官華鈺白巡按御史曹楷嚴戢之又以事笞其僕奉欲權沙市稅沙市人數千諫於塗競擲瓦礫擊之奉走免已欲權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疑鈺及黃州經歷車重任所使遂上疏極論二人阻撓罪并劾楷及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

巽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鉅重任皆被逮 皇太后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九月釋吳寶秀吳一元程資爲民寶秀歸踰年卒南康士民先建祠特祀陳氏乃合寶秀視之 辛卯太白經天禮部尙書余繼登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尙可恬然不爲意乎不省 辛亥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吏部侍郎馮琦草疏偕李戴上之曰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

明紀卷四十四

三

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般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尙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蠅取材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

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哮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餽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方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餽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觀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迺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安說令偏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煩仍正額猶逋從何得羨此令一下促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大不可者

明紀卷四十四

三

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龜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尙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緝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 禮部郎鮑應鼈等言於沈一貫曰南

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吳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釋爲民。土蠻犯錦州。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饑民。帝聞綦江破大怒。追禡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李化龍劍。假便宜討賊。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賦。戊子安疆臣以戕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按。科臣劾其逆節。漸萌詔不問許殺賊。自贖疆臣疏言。播警方殷。臣心未白。帝優詔報之。楊應龍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爲助。屯官壩聲窺四川。遂焚東坡爛橋湖貴路梗。朝鮮王李昞請畱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其撤回官兵駐劄遼陽備警。十一月己酉免河南被災田租。癸酉振畿輔及鳳陽等處饑。保定巡撫汪應蛟言天津屯兵四千費饗六萬。俱斂諸民間。畱兵則民告病。卹民則軍不給計。惟屯

明紀卷四十四

三

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饑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管。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河漕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尙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然卒不能行也。先是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許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

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令陳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奸人訐奏語多不離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奉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十二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擊傷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言奉嚇詐官民僭稱千歲其黨至直入人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憤萬餘人甘與奉同死撫按三司護之數日僅而得全而巡撫支可大曲爲蒙蔽天下禍亂將何所底沈一貫言奉入楚始而武昌一變繼之漢口黃州襄陽武昌寶慶德安湘潭變經十起幾成大亂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帝皆置不問帝寵愛諸稅監自趙志皋及一

明紀卷四十四

三

貫而下諫疏悉寢不下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李道復劾降臨江知府顧起淹九江府經歷樊圃充饒州通判沈榜貶官夤緣潘相得畱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己奏調之僻地程紹極言榜畱非法薰不當調帝怒斥紹爲民給事御史李應策李炳等爭之併薰斥爲民遼東委官廖國泰虐民激變高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按御史楊宏科救之不報參隨楊永恩婪賄事發奉旨會勘卒不問梁永畜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戶樂綱出入邊塞陳增黨內閣中書程守訓中軍官全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伯家殺人莫敢問其橫如此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順天巡撫李頤言內監外僚初無

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尙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不報 戊子振京師就食流民 諸軍征播州者大集李化龍移駐重慶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分兵爲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駐沅州帝以湖廣地遼闊擢山西按察使江鐸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化龍以綦江爲最要故令綎當之而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賊巢海龍岡六七百里監紀推官高折枝勇而有謀請獨當一面乃與參將周國柱以石砫宣撫馬千乘兵三千人先進千乘妻秦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拒賊鄒坎

明紀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身部候補軍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卹贈尉衛塗騎尉世職閣僚補中書僉寫家著

神宗紀七

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二十八年春正月賊乘官軍宴夜襲營于乘良玉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綆亦督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賊遣子惟棟及其黨楊珠等五道並出焚龍泉走都指揮楊惟忠李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尙文逮治元鎮綆皆革職充爲事官御史吳達可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時都御史溫純御史馮應鳳及楊天民並以冊立冠婚爲言皆不報己乃命營慈慶宮以居皇長子二月戊寅京師地震 丙戌李化龍大誓文武趣諸道進師

明紀卷四十五

一

高折枝督酉陽宣撫再御龍敗賊於官壩與馬孔英先師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鄭葵路麟爲鄉導別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壘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關內民降者日千計折枝設三大砦處之禁破掠降者日眾劉綆進擣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眾數萬連營固守綆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壩綆左持金右挺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士鬪死者四十人餘益奮賊大敗奔入峒乘勢焚之盡克三峒生擒賊魁吳尙華穆照賊以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朝棟由松坎魚渡分道出綆伏萬人羅古待松坎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伏盡起綆帥部下轉戰斬

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石虎關緹亦掘塹守桑木關爲賊要害山險箐深賊憑高拒折枝令馬千乘與御龍出關左右周國柱擣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銳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杆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畱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衛饒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提大軍營金子壩陳璘軍次白泥賊眾迎戰璘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其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者也璘廣招撫乃進軍偵知賊有伏令游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險矢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吳應龍等陷陳賊大潰四

明紀卷四十五

二

牌賊保兒固璘遣二裨將逼之中伏乃募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潰夜由山後遁追敗之袁家渡四牌賊遂盡李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連克數固拒賊四牌高固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擣龍水固他將蔡兆吉自乾坪抵箐岡敗賊首謝朝俸俘其妻子吳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襲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三砦並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固廣督土漢軍擊破之賊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饒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還擊世龍復卻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翳賊處處設伏悉勦平之賊遣其黨詐降謀爲內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

奔至高坪廣分四哨進攻崖門別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
夷兵二千扼桑木埡諸要害以防饜道諸將連破數圍進營母
豬塘賊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礮手五百於磨槍埡外
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埡兩山夾中甚隘通緒橫槊衝
應科應科陽北通緒追出埡遇伏急旋馬中礮墜方躍上他馬
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盡降之遂薄崖門或言水
西佐賊化龍詰之安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賊聞諸路兵益
進頓足曰不用孫時泰計今死矣議分兵守時泰曰兵分則力
薄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者餘可退也賊善之聞童元鎮發烏
江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
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永順兵先

明紀卷四十五

三

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旣濟復奪老君關
參將謝崇爵督泗城及水西兵進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
數千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
火器者又誤擊己營陳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斷
殺溺死者數千人是日璘亦渡江聞謝朝俸與張佑石勝俸等
營七牌野豬山遂夜發抵苦練坪分軍夾擊賊敗走之遂入苦
菜關河渡旣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以永
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西裝承順兵不之疑賊掩
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江烏江軍亦不之疑遂爲賊所破
爭先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三萬人不
存十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貴陽聞警居民盡避

入城遠近震動 魏允貞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提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銅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不省

明紀卷四十五

四

諸軍聞烏江敗斂兵不進者旬日陳璘請退師李化龍不可用尙方劍斬謝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土官隴澄邀賊歸路劉綎先被調南京右府僉書欲謝事化龍固畱之力薦於朝綎乃復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滴淚三坡瓦窰坪石虎諸隘直抵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纔數尺賊設木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綎分奇兵爲左右路閒道攀藤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安莊兩路軍亦會綎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壩之衝距大營數里穆照遣使洩其狀四月朔賊襲殺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亦死亡士卒二千

人縋聞帥騎卒往救賊帥諸苗決死戰縋親勒騎衝其中堅部將周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楊應龍幾被獲追奔至養馬城而還縋乃移營近關堅壁請濟師馬孔英已奪賊養馬城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兵未有至者酉陽延綏兵皆退賊躡殺官兵六十人居數日縋進克後水圍營於冠子山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進逼海龍圍賊上圍死守吳廣攻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眾萬餘出關拒戰曹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帥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廣聞縋孔英已入關遂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進營水牛塘賊知廣孤軍謀欲襲之遣人詐降廣測知其詐堅壁以待賊擁眾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三日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進逼海龍圍賊令婦人乞降哭圍土又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一關奪三山絕賊樵汲路璘進營楠木橋次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圍則三圍必相助乃先攻長坎等三圍陳良珙師亦來會合伏圍後別以一軍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並克之青蛇四面陡絕璘圍其二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圍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毀大柵二重前後擊之賊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

龍圍下隴澄先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半壩嶺烏江敗二將移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擣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安疆臣合會都指揮徐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禽守欽攻清潭洞復禽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逮下獄論死令李應祥并將其軍陳寅取他道渡河潛爲浮橋以濟師賊失險乞降者相繼應祥悉受之賊死守黃灘關俄石勝俸等帥萬餘人降告曰去黃灘三十里有三關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寅帥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殲其戍卒黃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

勝俸由墳林暗渡龔關後賊遂大敗疆臣亦帥所部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八路師大集海龍圍遂築長圍更番迭攻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綬視師化龍念前圍險不能越令孔英帥勅兵併力攻其後水西兵受賊重賄多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璘知之與監軍者謀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圍丈許賊強弩無所施又爲筧板於柵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諸軍相持四十餘日天苦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六月乙亥天始霽挺進攻土月二城部卒龔萬祿先登克之賊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丁丑璘以夜四鼓從圍後銜枚上賊鼾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廣軍亦登應龍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皆火光倉皇謂妻子曰各自爲計不復能

顧若矣與二愛妾闔室自縊因命人焚其室廣獲其子朝棟急
覓應龍屍出之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絕而復甦播州平計出
師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生禽自朝棟以下百餘人化龍露
布以聞乃乞終制去播州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
餘年至是始絕 張忠孫朝誅求百方魏允貞每事裁抑會忠
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
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畱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
部院李戴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山西軍民數千恐
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免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
升廣西永康縣爲州省思同州入焉 禮部尙書余繼登自
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

明紀卷四十五

七

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
許請停俸亦不許秋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登樸直慎
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
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蠶布衾羊毳覆足而已 辛亥早敕
修省 給事中張問達言礦稅諸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
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至誣詆清介絕俗之魏允貞所攜程
守訓陳保輩至筆殺命吏毀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
恫何不報 刑部主事謝廷讚言閹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
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
遣田義誥責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命內閣草敕傳示禮官上
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比敕上畱不下沈一貫疏趣之帝曰

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其命諸司靜俟遂斥廷讚爲民奪尙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陞曹文偉二秩調極邊 丙子罷朝鮮戍兵 九月甲寅停刑 炒花犯遼東副總兵解生等敗沒巡按王業宏劾巡撫李植及諸將失律植以卻敵聞且詆業宏業宏再疏劾植欺蔽詔解植官聽勸 初湖貴之交有皮林苗與九股苗相接洪州司特峒寨吳國佐桀黠知書爲諸苗所服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而噉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暇討也冬

明紀卷四十五

八

十月辛未命陳璘等移師討之 丙子楊榮妄奏阿瓦孟密諸番願內屬其地有寶井可歲益數十萬願賜敕領其事帝許之溫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不聽榮又誣劾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皆下錦衣獄己又誣劾雲南知府周鐸下法司提問 陳增數窘辱長吏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密合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挾妖術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

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已又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塵鷲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皆不報 給事中田大益極陳礦稅六害廷臣交章請罷諸監帝皆不省 李鳳劾逮廣東鄉官通判吳應鴻等梁永趙欽肆虐富平知縣王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罪欽亦以英事訐奏帝命逮正志給事中陳惟春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言近日

明紀卷四十五

九

所逮吳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赦下撫按勘虛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永疏訐正志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 鄭賈妃弟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册立署禮部事侍郎朱國祚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册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册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楊天民亦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受播州俘沈一貫請陪侍賜面對不許礫楊朝棟等於市判應龍屍 初大西洋意大里亞人利瑪竇汎海抵廣東香山澳爲

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尼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人悉奉天主耶穌教言耶穌生於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生在漢元壽二年皆荒渺不可考及是馬堂以其方物進獻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神仙骨諸物皆屬不經及奉旨送部又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不知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已帝嘉其遠來賜之居第芻米頗厚利瑪竇遂畱不去中國有天主教自此始

明紀卷四十五

十

陳奉掎克萬端伐冢毀屋剝孕婦溺嬰兒會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蠱涌入奉解諸司馳救乃免僉事馮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饗食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奉益慚恨

二十九年春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塗支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乃抗疏列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命貶應京邊方雜職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乃除應京名先是奉開穀城礦脅其庫金爲縣民所逐已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可奉乃劾之翰及襄陽通判邨宅推官何棟如帝斥宅之翰爲民而

逮棟如俄以給事中楊應文論救并逮應京宅之翰奉又誣劾
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 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
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誑誤罪 陳良
玘攻吳國佐失利江鐸移駐靖州命陳璘帥副將李遇文等分
七道進璘潛師奪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峒縱
火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
逃廣西上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帥眾萬餘屯
白冲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皮林苗賊悉平 二月甲
戌振宣府大同饑 張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魏
允貞請畱應春不報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梁永責賂箠斃
縣吏卒斗牛憤恨自縊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反令永會勘永

明紀卷四十五

十一

遂劾西安同知宋賢并劾待問有私請皆勘帝從之而宥待問
永又請兼鎮守職銜又請帥兵巡花馬慶陽諸鹽池徵其課緣
是帥諸亡命具旌蓋鼓吹巡行諸縣盡發厯代陵寢搜摸金玉
旁行劫掠所至知縣皆逃杖死縣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諸生
李洪遠等縱其黨肆爲淫掠私宮良家子數十人稅額外增耗
數倍藍田等七關七歲得七十萬 皇長子移居迎禧宮 馮
應京素有惠政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擁檻車痛
哭陳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
奉解誓必殺奉奉窘逃匿楚王府眾遂執奉爪牙耿文登等六
人投之江以支可大護奉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
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眾猶

紛拏未散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王府逾月至請還京沈一貫極言奉罪請立代還給事中姚文蔚等亦以爲請李戴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采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囊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無寧與讎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田大益言

明紀卷四十五

十一

陛下驅卒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吸髓重足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鬻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今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四方萬姓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皆不聽夏四月乙酉李道自江西奏奉水沮商舟陸載販賈徵三之一病國剝民帝乃召奉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言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力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薦

侍郎趙可懷帝從之璪可大官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行珍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懼爲民所掠遣兵護之出境可懷至亦如之初吳宗堯吳寶秀不久卽釋及華鉦王正志等下獄帝益思痛加折辱以懼來者遂長繫不釋獄有烏類鶴而小怪鳴則被逮者至一夕烏鳴甚哀鉦起坐候之乃應京也武昌漢陽黃州父老相率詣闕訴應京冤襄陽人亦爲何棟如訟皆不省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連章請正奉罪亦不聽貶如星維春邊方雜職正志及王之翰竟瘐死 升貴陽府爲軍民府石阡府之龍泉坪爲縣分播州地改宣慰司爲遵義軍民府長官司爲遵義縣與府同徙治白田壩以舊夜郎縣望草地置桐梓縣改眞州長官司爲眞安州復舊綏陽縣地爲綏陽縣以舊懷陽縣地

明紀卷四十五

三

置仁懷縣並屬遵義府隸四川布政司改平越衛爲軍民府黃平安撫司爲州餘慶長官司爲縣費水安撫司爲甕安縣以湄潭地置湄潭縣與清平興隆二衛凱里安撫司楊義長官司並屬平越府隸貴州布政司 山西巡撫魏允貞以父年九十餘歲乞歸養疏二十上廷議以曠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畱之允貞請益力五月聽歸士民立祠祀之 鄭國泰迫羣議請册立冠婚並行沈一貫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楊天民偕同官王士昌御史周盤等公疏極諫謫天民士昌邊方雜職餘奪俸一年士昌宗沐子也 蘇杭織造兼權稅太監孫隆激蘇州民變殺參隨數人徧焚諸札委稅官家隆急走杭州以免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 六月京師自去年六月至是月

乙亥始雨山東山西河南皆大旱振畿內饑 丁亥法司請熱
審不報 遼東總兵官馬林好文學能詩工書時譽籍甚嘗陳
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高淮橫恣林力與抗八月淮遂
劾罷林以侯先春論救改林戍烟瘴謫先春雜職沈一貫言李
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成梁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時
土蠻長昂及把兔兒已死開原廣寧又開馬木二市諸部爭就
款遼左少安林芳之子也 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垆之決請
復開泃河楊應文及直隸巡按御史俱祺相繼言之劉東星力
任其役時黃河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東星所開趙家圈旋亦
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九月壬寅開封歸德
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爲平沙商賈舟

明紀卷四十五

十四

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
而黃垆斷流巡撫曾如春以聞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垆上流
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運艘能行於黃垆以東者帝從
其言命東星勘議會東星病卒問達復言全河奔潰入淮勢及
陵寢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沈一貫及給事中桂有根皆以爲
言御史高舉請濬黃垆口舊河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又請開
蒙牆寺西北直河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楊一
魁是崇禮議帝乃命急挑舊河塞決口而兼挑泃河以備用
趙志舉臥病四年於罷礦稅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
時恩賜亦如故志舉病轉篤丁未卒於邸舍贈太傅諡文懿
册立議久不決廷議復有欲先冠婚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

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會帝意頗悟王子漏下二鼓詔下命卽日舉行中官掌司設監者言期迫供費不給禮部尙書馮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瓊適輦釐銀四萬出京琦立追還給費旣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 癸丑振貴州饑 廷推閣臣帝欲用馮琦朱國祚又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會沈一貫密揭言琦國祚年未及五十盍少需之先用老成之士帝意遂決戊午前禮部尙書沈鯉朱賚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中允黃輝爲皇長子講官聞內侍云王恭妃病幾殆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鄭皇妃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以告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

明紀卷四十五

五

疏草冬十月上之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跼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秘虛實未審臣卽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簪與則子於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袁盜卻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拷訊李戴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沈一貫亦爲德完解帝不聽旋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德完耶如爲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輝周旋橐餽不避險阻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 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

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詔赦天下壬辰加上慈聖皇太后尊號曰貞壽端獻 十一月以黎平府屬湖廣布政司

十二月辛未詔復朵顏馬市 時倭國內亂對馬島主平義智悉遣降人還朝鮮遺書乞和且揚言平秀吉故將源家康將輸數十萬石爲軍興資以脅朝鮮朝鮮素畏倭欲與通款又懼開罪中國乃以倭眾求款來請命兵部以事難遙度請令總督萬世德酌議詔可 江西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稅監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潘相劾奇可逮下獄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修省 二月己卯帝不豫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爇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

明紀卷四十五

去

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皆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尙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畱帝畱戶部陳彙兵部田樂而以工部楊一魁先爲總河不塞黃堙口致祖陵衝決削其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

輒搏頽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李戴等力諫不聽戴乃與溫純
議釋罪起廢二事卽如詔奉行頒示天下蕭大亨謂釋罪囚須
具疏再請遲迴數日太僕寺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大亨
不能將順請罷二人而敕二部亟如前詔行帝大恚并二事停
止落企仲一官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培余懋衡再疏請信明
詔帝益怒並奪其俸且命益重前貶謫官鄒元標等罰一貫力
爭得止給事中張鳳翔希指劾企仲他事斥爲民戴引罪求罷
不許方帝欲追還前諭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義義言愈力而
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
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
帝世 甲申重建乾清坤寧二宮 初河套部永邵卜等相繼

明紀卷四十五

七

犯順罷貢市十餘年比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連爲
杜桐達雲等所敗官軍又數出擣巢諸部長益懼於是吉囊卜
莊等乞款於延綏巡撫王見賓著宰亦請於寧貴巡撫楊時寧
見賓等以聞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會見賓以妄奏捷爲楊天
民論罷時寧亦遷去代者孫維城黃嘉善二人並申約束閏月
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維城又條善後六事嘉善亦議上七事
款事復堅 初李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
上官勒令解任耿定向在黃安招與講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
不能勝贄遂目引士大夫好禪者與之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
卑侮孔孟已北遊通州乙卯張問達上疏劾之逮下獄懼罪不
食死 清口水澗阻漕李三才議自鑪口聞至磨兒莊二百里

間建六閘以節宣汶濟需費二十萬請畱漕粟濟之倉場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袁九臬交章乞畱御史史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帝皆不報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戊午河州黃河竭馮琦言陳奉以虐民撤還而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乞並徵還不報戶部尙書陳彙以疾乞罷詔侍郎張養蒙署事會養蒙

明紀卷四十五

文

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避事三月帝罷彙養蒙進趙世卿尙書召還部而以侍郎謝杰督倉場李三才尙未得代杰請畱之帝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亦竟不遣代也

雲南人恨楊榮入骨甲申騰越民變燔稅廠殺委官張安民榮弗悛恣行威虐杖斃數千人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永平饑

五月乙亥法司請熟審不報初潘相勘礦洞於上饒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飢渴憊而歸相乃誣宗人宗達劫礦繫之又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而劾鴻主使帝奪鴻官切責謀圮等巡按御史吳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御史湯兆京極論相罪且言高淮梁永陳增李鳳楊榮皆元惡

爲民害不可一日畱趙世卿蕭近高亦請治相擅捕繫宗室罪
帝皆不聽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采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
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 沈鯉屢辭新命不允
沈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欲其弗赴召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
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與
同心一貫遂并憾三才秋七月鯉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
朱賚亦撰守成遣使權宜三論與一貫鯉共上之帝皆弗能用
歸德鯉所居邑也 初關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稅使四出商
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而內供
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宮帑日充羨辛巳趙世卿言國用不
支邊儲告匱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世卿乃請
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命
嚴催積逋 奸人張疑等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宋之歲可
得金十萬銀三十萬帝卽納之命下舉朝駭異溫純言近中外
諸臣爭言礦稅之害天聽彌高今楊榮汗辱婦女六十六人私
運財賄三十大舟三百大扛勢必見戮於積怒之眾何如及今
撤之猶不失威福操縱之柄緬酋以寶井故提兵十萬將犯內
地西南之蠻岌岌可憂而閩中奸徒又以機易山事見告此其
妄言真如戲劇不意皇上之聰明而誤聽之異時變興禍起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臣聞海澄市舶高案已歲徵三萬金決不遺
餘力而讓利卽機易越在海外亦決無徧地金銀任人采取之
理不過假借朝命闌出禁物句引諸番以逞不軌之謀而已昔

年倭患正由於此況以朝命行之害當彌大諸奸效汪直曾一本輩故智必爲國家大患乞急置於理用消禍本給事中御史金忠士湯兆京曹于汴朱吾弼等亦連章力爭皆不聽緬阿瓦擁眾犯蠻莫宣撫司言奉開采使命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蠻莫陷思正奔騰越賊追至有司殺正以謝賊始解去冬十

月戊戌振江北災 丙辰停刑 十一月朝鮮王吟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兵端漸露乞選將帥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飭帝曰曾畱將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容再遣因命其使臣齎勅誠勵

張疑等至福建守臣遣海澄縣丞王時和百戶干一成偕疑等往勘呂宋人聞之大駭華人流寓者謂之曰天朝無他意特奸徒橫生事端今遣使者按驗俾奸徒自窮便於還報耳其酋意

明紀卷四十五

稍解命諸僧散花道旁若敬朝使而盛陳兵衛迓之時和等入酋爲置宴問曰天朝欲遣人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樹生金豆是何樹也時和不能對數視疑疑曰此地皆金何必問豆所自酋大笑畱疑欲殺之諸華人共爲解乃釋歸時和還卽病悸死守臣以聞請治疑等妄言罪而呂宋人疑中國將襲取其地諸流寓者爲內應潛謀殺之

三十一年春雲南巡按御史宋興祖言稅使內監楊榮欲賁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采竊以麗江自太祖合木氏世官限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雲南藉爲屏藩今使退地聽采必失遠蠻之心卽令聽諭已使國家歲歲有吐蕃之防倘或不聽豈獨有傷國體疏上事得寢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

守闕員不報時兩京缺尚書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
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田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禮部尚書馮琦卒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
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 播州遺賊吳洪盧
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眾心洪等遂稱楊
應龍有子聚眾爲亂四川總兵官李應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
盡獲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署禮部事侍郎郭正域言禮
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且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臺官上
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沈一貫怒
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督史耶一貫聞之怒
先是秦王誼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

明紀卷四十五

五

議馮琦長禮部持不上已誼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沈一貫
使大璫以帝命脅郭正域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
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
貫無以難 黎平府還屬貴州 五月丙辰朔閣臣請熱審不
報 方澤陪祀者多託疾郭正域言祀事不虔繇上不躬祀所
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戊寅
京師地震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 河決單縣蘇家莊及曹
縣縷堤又決沛縣四鋪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
魚臺豐縣間皆被浸督河侍郎李化龍甫至與李三才議再開
泇河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言泇河成則他
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陸自安矣又言

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責成從之 郭正域請嚴諡典議
奪者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等四人應得而改者陳瓚一人應
補者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等七人沈一
貫朱賈以本同鄉寢其議未幾御史張邦俊請以呂柟從祀孔
子廟廷而補雍泰魏學曾等十四人諡部議久之其彙題先後
七十四人畱中不發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
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
妃族人如絳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
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鎮國將軍華
越者素強禦忤王其妻如言女也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立
沈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華奎劾華越欺罔

明紀卷四十五

三

四罪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賈
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東安王英燧武岡
王華增江夏王華壇等皆言偽跡昭著行賄有據子木懼召華
越令更易日月以上旨并下部郭正域請救撫按公勘從之初
沈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行勘一
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華奎又遣人奉百金爲正域壽且
屬無竟楚事當酌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趙可懷及巡按應朝
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華越妻持之甚堅諸郡主縣主則云
罔知真偽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
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
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

遂嗾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闕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
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華奎饋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
遣家人導華越上疏給事中錢夢皋遂希指論正域以沈鯉右
正域并及之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因事陷
之正域再疏辨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趙世卿嘗爲楚府
長史力言王非僞與一貫合尙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主其說
延機請再問帝以楚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
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六月黜華越爲庶人錮鳳陽諸宗人
皆切責罰祿削爵有差 中官王朝言近京采煤成可獲銀五
千遂帥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洵洵朝以沮撓聞有旨逮
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田
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之爲無將之
戒楊應文及給事中白瑜御史沈正隆亦疏諫俱不納俄用中
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 高淮帥家丁三百餘張飛虎旗金鼓
震天聲言欲入大內謁帝住廣渠門外田大益姚文蔚及同官
孫善繼言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數十萬招納諸亡命降人意欲
何爲李戴蕭大亨皆劾淮擅離信地挾兵潛住京師乃數百年
未有之事御史袁九皋劉世科孔貞一給事中梁有年等各疏
劾淮巡撫趙楫言淮無故筆死指揮張汝立皆不報淮因上疏
自稱鎮守協同關務兵部斥其妄帝心護淮謬曰朕固命之矣
淮自是益募死士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粟龍旂走朝鮮索冠珠
貂馬數與邊將爭功關內外咸被其毒 郭正域四疏乞休秋

八月許之去楚王華奎疏劾正域如楊應文指且許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許以聞初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卽棄官去溫純劾罷龍禎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禎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並及文蔚語侵沈一貫一貫等各疏辨帝下永清文蔚等二疏而純疏畱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求去帝爲謫永清一貫滋憾純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遂希指劾純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畱之純不得已

明紀卷四十五

三

强起視事 九月甲子江北盜起睢州賊楊思敬等作亂李三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傑於徐李大榮旋梟於毫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徧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養殮不飽重以徵求筆楚無時術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耶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不報冬十月甲申停刑 丙申官軍討楊思敬禽之 時朝政大非上下否隔甚沈一貫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一貫又與沈鯉不相能郭正域以文章氣節爲鯉所重一貫嘗爲正域

教習師正域薄之不執弟子禮又數以職事與執爭一貫愈恨十一月甲子味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竝議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於東宮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賡內閣實寓更易之義賚與戎政尙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汝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共結連宮掖謀易太子詞尤詭妄人皆謂之妖書東廠太監陳矩獲之以聞賚於己邸門得書大懼立疏乞避位帝大怒敕東廠錦衣衛五城巡視御史等大索而慰諭賚初順天諸生曠生光僞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句以脅繼志及鄭國泰金生光亦抵罪及是人多疑之百戶蔣臣捕之至巡城御史

明紀卷四十五

姜

康丕揚又先後捕僧達觀醫者沈令譽等廠衛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之楨等則訐錦衣指揮周嘉慶同知胡化又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時大獄猝發株連甚眾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而一貫欲因是陷正域鯉與丕揚及錢夢皋等張皇其事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榜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爲帝言此臣下有相傾者爲之以微動帝意夢皋遂言妖書播刊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郭正域乃沈鯉門徒沈令譽又正域食客胡化則正域同鄉同年羣結奸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又羅織鯉奸賊數事請勒令閒住丕揚則爲生光訟冤言妖書楚獄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

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也諸人遂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鯉邸正域方登舟未行亦發卒圍之楊村皆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速使人風之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辱野外耶帝知鯉誣不問令正域仍還籍聽勦以丕揚爲庇反賊斥爲民而詔急嚴訊諸所捕者一貫力爲丕揚解得免之楨使人屬矩欲坐嘉慶一貫則請引鯉正域矩俱正色拒之嘉慶者李戴甥也比會鞠戴不忍其榜掠爲引避帝聞而惡之搜令譽篋得刑部郎中于玉立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下吏部按問十二月丙戌帝召見皇太子於啟祥宮賜手敕慰諭玉立士騏皆奏辨帝怒褫玉立官責戴不能鉗其屬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令致仕嘉慶以治無驗革任回籍達觀

拷死令譽幾死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尙文盡捕正域之婢媪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尙文曰能告賊卽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徵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願盈屋耶詰尙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尙文曰十一月十六日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皆身無完膚又以鍼刺指甲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皋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溫純等力爲正域

鯉辨事漸解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卹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啟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禱或指爲詛呪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呪耶讒者曰彼詛呪語固不宜諸口帝知鯉深不聽 致仕大學士王家屏卒贈少保諡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 三月甲子乾清宮成 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趙世卿言鄉者旣免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尙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張問達言比年日食

明紀卷四十五

七

皆在純陽之月其變尤大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 妖書獄久不具皇太子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沈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跼踖酌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陳矩念皦生光卽寃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李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與御史沈裕涂宗潛俱署名上趣定獄絕株連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稟於地大亨乃止丁未磔生光於市

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 李化龍大開泃河自直河至李家
港二百六十餘里是月工成盡避黃河之險遂爲漕渠永利
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時礦稅使久不撤沈鯉語沈一貫
朱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賡問故鯉曰
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
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賡從之帝得疏曰必有急事故視果
心動然不爲罷 六月丙戌以陵災命補闕官卹刑獄釋華鉦
車重任爲民 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梁妖蟲蝕
樹帝下詔咨實政趙世卿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
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
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

明紀卷四十五

天

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
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
樵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毀室踰垣延雞犬經十數
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魚然
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謹謀
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
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
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緩而
贖緩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
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
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

罷者六且陛下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譴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蹙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卹其難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卹民心欲卹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答之而不行 秋七月庚戌京師大雨壞城垣辛酉振被水居民 福建人李錦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習其酋麻章郎欲通貢市錦爲畫策奪澎湖嶼而守之因賄高宗使上請於天子酋善之錦乃爲

大泥國王書移案及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白當事繫秀於獄震不敢入而酋已駕三大艘直抵澎湖伐木築舍爲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當事亦繫之獄已乃令三人諭其酋還國將校詹獻忠持檄與俱獻忠多攜幣帛食物覬酋厚酬錦等又依違其詞酋不肯去案已遣人索賄三萬金許爲代奏會都司沈有容自請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盛氣與辨無所懾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時巡撫徐學聚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接濟路窮酋無所得食卽索取所予宋金揚帆去錦等皆伏罪 八月田大益極陳君德缺失言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

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
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
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
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羣小猶恣橫閭猶胥削則
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眾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
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
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自夏桀以來覆轍相
尋昭然可鑒倘一旦變生陛下何以自託於天下哉不省 時
中外爭請罷礦稅帝終不聽溫純憂懼不知所出辛丑偕諸廷
臣伏文華門泣請帝震怒降旨詰責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
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已而卒不行 初工部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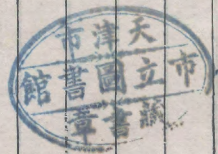
明紀卷四十五

三

姚繼可請於六座樓苑家樓一路開河分黃以殺水勢與泃河
工一時並舉丙午李化龍言分水河成糧艘由泃者三之二化
龍以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終其事條上善後六事自是每年
三月開泃河壩由直河口進九月開召公壩入黃河糧船及官
民船悉以爲準 九月戊申振畿南六府饑 乙丑有星如彈
丸色赤黃見尾分有詔修省廷臣復請釋繫囚乃釋馮應京邸
宅何棟如等惟卞孔時繫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
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武昌三郡人爭祀之 閏
月庚辰鞏昌及醴泉地一日十餘震城郭民居並摧白陽吳泉
界地裂三丈溢出黑水搏激丈餘南京給事中金士衡言往者
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

西牛妖人妖今甘肅又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宜急出內帑濟邊饑罷撤稅使毋事培克以鹿臺西園爲戒不省 楚王華奎輸賄入都武昌宗人遮奪之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蘊鈔等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辛丑大閔毆可懷死巡按吳楷以楚叛告沈一貫擬發兵會剿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 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 先是呂宋酋聲言發兵侵旁國厚價市鐵器華人貪利盡鬻之酋乃下令錄華人姓名分三百人爲一院入卽殲之事稍露華人羣走菜園酋發兵來攻眾無兵仗死無算奔大崙山酋復來攻眾殊死鬪蠻兵少挫酋乃遣使議和斂眾入城華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兵發華人敗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酋令諸所掠華人賞悉封識貯庫移書閩中守臣言華人將謀亂不得已先之請令死者家屬往取其孥與帑徐學聚告變於朝帝驚悼下法司議奸徒罪十二月議上帝曰張巖等欺誑朝廷生靈海外致二萬商民盡膏鋒刃損威辱國死有餘辜卽梟首傳示海上呂宋酋擅殺商民撫按官議罪以聞學聚乃移檄呂宋數以擅殺罪合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也 程守訓所至恣橫獨畏李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陳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并其黨械入京鞠治伏法遠近快之 桂林平樂獠獠險肆亂殺知縣張士毅焚劫無虛月總兵官鎮遠侯顧寰僉事茅坤等進

勦禽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四十牛馬器械甚眾 復
置廣西上映州屬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明紀卷第四十五終

明紀卷四十五

三



重濟西土知州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置廣西上映州屬思恩府以山西沁州直隸布政司

